鮚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一

慶歷五先生書院記

有宋眞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塵俗之中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於道之大槩左提右挈於是學校遍於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共以經術和之

說者以為濂洛之前茅也然此乃跨州連郡而後得此數人者以為師表其亦難矣而吾鄉楊杜五先生者駢集於百里之閒可不謂極盛歟夷攷五先生皆隱約草廬不求聞達而一時牧守來浙者如范文正公孫威敏公皆摳衣請見惟恐失之最親近者則王文公乃若陳執中賈昌朝二相非能推賢下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為重文公新法之行大隱石臺鄞江已逝西湖桃源尚存而不肯一出以就功名之會年望彌高廟成倍廣數十年以後吾鄉遂稱鄒魯邱樊縕褐化為紳纓其功為何如哉五先生之著述不傳於今故其微言亦闕雖然排

奸詆奄讒論廩廩豐淸敏之勁節也急流勇退棄月瀕風周銀靑之孤標也再世蘭芳陔南兆晉史冀公父子之純孝也史冀公儕爲鄞江先生高弟事母最孝實開越公之先或謂其作吏用杖者舊志之謬也越公爲西湖先生高弟再世與豐淸敏公同門嬰兒樂育以姓爲字陳將樂俞順昌之深仁也陳摅俞緯其歷官之事略同四明七觀載俞而遺陳蓋漏也殺虎之威同于驪鼉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獄民自不冤袁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汪正奉之豐滿也汪正奉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容齋稱其豐滿不施而近志妄謂其嘗閣學金橘不如蕭然詩棐望春先生之淸貧也郎以有負門牆如舒信道者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甬上名筆則五先生之淵源

可知矣嗟乎豈特一時之盛哉故國綿綿凡周之士奕世衣冠人物歷久不替終宋之代如樓如黃如豐如陳如袁如汪其出而揞拄吾鄉者必此數家商脅之規矩燕及孫子然後知君子之澤雖十世而未艾也五先生之講堂皆已不存卽鄞江桃源二席亦非舊址予乃爲別卜地於湖上而合署之雖陽學統至近日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哉

大函焦先生書院記

二程倡道洛中浙人惟永嘉九先生得登堂而餘皆私淑也吾鄉則高憲敏公𨲠持之趙庇民皆在太學侍楊

氏洛學之來甬上自此始暨南渡而山東焦先生以避地至亦伊川門下也憲敏輩以其所得共證明之其所言多與楊氏合於是日益請業而吾鄉之洛學遂日盛蓋嘗讀史忠定王集言先生以布衣入餞唐聲稱滿朝丞相趙豐公方振洛學已起用和靖漢上諸老欲薦先生力辭不可豐公至尊禮之已而先生來寓大函之麓居人頗藉藉道先生家居必修容雖見妻子不少惰出與物接動必中禮後生輩多遠之而胥爲吏居之流者甚且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已而漸有從之者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則已心折及詳叩其議論則有大過人者

始皆願附講席而信豐公之誓爲不虛及先生殁而弟子遵其禮法如先生無恙時雖極貴顯者其容止非敬衣冠端嚴人之見之不問皆知其爲先生弟子也吾聞沈簽判公兄弟先生之高弟也其事先生終日拱立不以其學成有假借先生之喪心制三年無失禮及簽判爲後進師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所曲從嚴哉甚峻諸生畏而服之蓋皆得之先生之教而諸生奉簽判亦一如其所以事先生者於是甬上之人益知以尊師爲先務而簽判之子端憲卒爲大儒嗚呼先生不應弓車之辟投閒海澨躬行實踐亦不輕著書以啓爭

端斯眞所謂有道君子皜皜乎其不可尚矣然攷朱子所紀程門學者雖以無所表見如唐謝輩莫不存其姓氏而先生獨闕焉甚至吾鄉志乘亦不知寓賢中有是人也豈識椎輪爲大輅之始甬上乾淳之盛孰非先生所首導哉吾觀大函之墟其山嶒竑以秀其水清越以長固應爲高人所託足自予得先生講堂重爲修治而學統攸歸不得僅以遺世之洞天目之而又東爲同谷習菴深寧東發三公之精舍也前有輝後有光矣焦先生名瑗公路其字

長春書院記

楊文靖公之在太學吾鄉士人從之者多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大禮部侍郎少師憲敏公其渠也吾讀憲敏春秋集注其發明聖人襃貶義例遠過於胡文定公至今說春秋者以為大宗其所集厚終禮則朱子多采用之是時有蔣處士季莊者隱居慈水力排王氏新學獨窮遺經不入城市憲敏每稽所疑如干條則造訪之季莊不輕與人相接聞憲敏至倒屣迎之小廳促膝竟夕不倦憲敏告辭則季莊送之數里而返論者交重之是時秦氏當國思陵臨太學憲敏講易之泰五峰疑焉貽書非之及秦檜守明州求婚於憲敏不得卒以

見忤罷官五峰始釋然盖大儒之砥礪名節一步不苟而憲敏之無媿良友卽其所以得統師門者也吾鄉學派導源慶歷諸公至於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而憲敏爲司業其時王氏之學雖替然尚有如陳公輔輩未能盡絕憲敏以其師說月與諸生發明之其有功於伊洛尤爲不淺高氏家居湖上其去長春門不半里故書院以之爲名至宋末而高氏子孫以爲功德道場諸志中所稱長春觀者是也及高氏子孫散處無復居湖上者觀又改而爲菴佛火經幢比邱相對曾謂以憲敏之講堂乃至於此嗟乎高氏在宋世衣冠最盛疏寮之詩

筆竹墅之圖畫至今皆有傳者然此特風流之鼓吹尚在可有可無之列憲敏之力肩正學百世之師也顧聽其蕪穢不治則何忍矣乃與同學諸公議仍改為書院以奉憲敏之祀而配之以季莊庶幾諸生得為講業之地焉

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為書四明洞天之扁以題之即所稱真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

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監倉昕夕與端憲兄弟瞻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迎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指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辨古今

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東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而惜乎無可攷也溯光宛然斯人之履絢可作吾將溯洄從之矣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蓋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官於鄞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夫以相府之巍峩宸奎之焜燿而後世之流連而不能自已者乃在於

三先生之隱約是可知良貴之別有所在也然忠定能以綠野之堂爲諸賢永朝夕則書院之長存卽洞天之佳話矣先宮詹公之得竹洲也擬爲端憲築書院而未成其後竹洲屢易主而後歸於予乃遂事焉而記之

城南書院記

城南書院者袁正獻公之家塾也四先生之講堂慈湖書院建於宋文參政本心記之廣平書院建於元王尚書深寧記之正獻之書院亦建於宋而其記不傳惟沈端憲公無專塾明人始爲補立南山書院五百年以來三書院雖衰尚有存者而城南之址獨圮予旣遍舉先

賢故蹟乃訪其地而復之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於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葢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爲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深思而得之兢業而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爲究竟是以稍有所見卽以爲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於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於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蓋有見於當時學者陷溺於功利沈錮於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省爲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

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并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爲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於著書或請少閒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胳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竝爲大儒則不槩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茹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冠冕一時黃提刑東發最主閩學至於正肅以爲晚宋無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

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城南之址葢始於慶歷中正議樓公之講堂當時學者稱爲城南先生及正議遷居城內西湖正獻之高祖光祿以高弟講學其地遂世居焉正獻三子正肅遷居城內鹽橋而其餘仍在城南至今猶有存者書院旣成卽使袁氏後人司之

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

淳熙四先生而吾鄞得其三沈端憲公自其父簽判已遷鄞楊文元公則鄞產而遷慈者實與袁正獻公鼎立四先生之門牆皆極盛而文元最高年故道尤廣學宮

中有自署慈溯肄業諸生者暨其身後慶元府學尚尋
聚焉先公嘗欲置書院於鄞以復當年肄業之盛且以
志文元發祥之地初擬在三江之口文元之故宅也顧
其地囂不如碧沚之清勝文元暮年所開講也文元之
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
文元遂以爲究竟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
自之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
言文元之齊明嚴恪其生平踐履蓋涑水橫渠一輩人
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無以加矣特以當
時學者沈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

之說以提醒之葢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無餘事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嗟乎是豈文元之究竟哉然則登斯堂也能知文元所以立教之故而弗誤用之以貽儒苑之譏則於學者有厚望焉文元之講學於碧沚以史氏也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忠定既逝端憲正獻亦下世忠定之孫子仁不滿其叔彌遠所爲退居湖上復請文元講學故其居碧沚也甚久文元之對穆陵曰臣平日所以

敎彌遠者不如此彌遠之置其君如奕棋穆陵爲之失邑次日彌遠奏曰臣師素有心疾乞放歸田此事行狀不敢載故宋史亦失焉子仁受文元之敎終身不應召命碧沚牙籤最富文元因思修羣書以正邪說未就而卒嗚呼文元之學統非吾湖上所得私而要其流風餘韻之在湖上者則後人所當敬止也竹洲在南碧沚在北其亦思宮牆之弗墜焉耳矣

同谷三先生書院記

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

則兼取其長而又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吾鄉前輩於三家之學並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侍郎習菴其最也嗣是則王尚書深寧獨得呂學之大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眞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嫡也何歟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朱學則巴陵楊氏之傳授之史

公蒙卿而黃提刑東發又別得之遺書中當是時甬句學者鼎撐角立雨戴笠宵續燈互相過從以資攻錯書帶之草異苔同岑其亦盛哉城東之四十里有同谷山其麓有寶幢河左枕大函右股太白水木明瑟四明東道之絕勝也習菴世居於此而深寧先壟在焉故其卒也即葬於此東發亦嘗避地其間踰二百年而爲先侍郎之賜塋是以予家父子兄弟多讀書山中者先世有草堂三曰瞻雲館曰來鶴莊曰阿育王山房今惟瞻雲無恙先公嘗於其中翦紙爲三先生神位令予祀之予因請改作三先生書院配之以先侍郎而以其餘爲學

舍古之學者必釋奠於其鄉之先師予家父子之爲此亦猶行古之道也嗚呼自科舉之學行而吾鄉之佔畢咿唔者不復知有高會之規矩矣空山野火瓣香宛在雖不能至然心竊向往之予讀淸容居士集習菴再世而後不復居同谷所謂觀聚堂尊明亭諸址已無可攷今山下陳氏非其本支也深寧神道亦蕪讀遂初老人之賦可爲三歎而東發寓亭之圯久矣春木之茁承學者其勉之哉

石坡書院記

慈湖弟子遍於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爲融堂錢氏

予嘗攷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菴及慈之寶章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卽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尚有如容齋之敦朴長史之深醇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奉慈湖之祀香火可爲遠矣乾隆改元其子姓謀重新書院而先問記於予石坡講學之語皆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朴質無華蘖葢以躬行爲務非徒從事於口耳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

湖宋史言慈湖傳富陽日講論語孝經民遂無訟石坡尉餘干民之鬭敎者恥爲不善慈湖守溫州力行周官任卹之教豪富爭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衛民爲務慈湖以忤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嚮用力辟史氏之招丐祠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任知府事征輸鹽課急迫牽連拘繫甚繁石坡力言其無辜爲請寬不得乃挾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爲石坡不媿其師而侍郎有慚其父其所請絕廣選將諸奏俱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苟非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實得焉與否今觀石坡

之造詣有爲有守豈非眞儒也哉石坡晩年㝡稱耆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竝於蒙齋習菴蓋其道之尊如此桂氏子孫勉之哉慈湖之一綫寄於是堂其勿替此家風也

杜洲六先生書院記

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桂氏而外卽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之置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壁造之而得朝命於其子桂嘉輿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山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聖

碑亭有杏壇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尚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愼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湢纖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葢彷彿四大書院之規制而爲之其意良厚矣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簷葢杜洲子鍾也次櫟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者宿會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則及與杜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簷弟鉉也曹黃嚴三氏其居皆在鳴鶴鄉中當日聚處於講堂最多故並祀之嗚呼鳴鶴鄉固虞氏之居也都尉吞三爻以紹孟氏之易河朋

穹天之論皆出於此而唐以後爲魚鹽斥鹵之區風流已渺自慈湖之教及之杜洲一門實爲首倡而躬行君子駢集其間其後東發又挺生焉何其盛也有明既輟山長之命中葉以後始漸廢今諸董畏甚吾友鄭性謀復興之而問記於予是固墜緒之所當興舉者也雖然慈湖之學宗陸東發之學宗朱門戸截然故日鈔中頗不以心學爲是由今攷之則東發蓋嘗預杜洲之講會而其後別爲一家者也夫門戸之病最足錮人聖賢所重在實踐不在詞說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劄子未嘗不服慈湖爲巳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

發者蓋亦以為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也
彼其分軍別幟徒嘵嘵於頰舌者其無當於學也明矣
爰并附記之於末

翁洲書院記

應參政葺芷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於故居
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元時以昌國為州書
院置山長參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葺芷於中而以其
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碑記中明
時以倭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圮今昌國復置縣改
定海曰鎮海而以昌國稱定海於是復立翁洲書院奎

翁曰翁洲爲海外諸番所觀聽使爲彼之徒推其尊禮
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聞淸淨寂滅之念
而返諸六籍之學則其有補於聖教者固非淺也奉翁
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攷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
與翁洲並置甬東出於安晚其與黃芷皆迂齋之徒也
故二公並以文章名全軒亦熟於典故原夫書院之立
將使學者從事於其本先立德而後立言則昌國之先
師當更自黃芷而上之吾聞宋開禧中徐都曹恭先者
昌國人也其任福建提舉勘定黃勇之難所至莅事精
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爲文詞亦超出流輩蓋都曹

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爲高弟絜齋昆友供推服之故其學爲有本而同里有許布衣山齋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閭果徵不赴然則昌國之先師其當推二公也審矣諸生幸生文明之世誠能從事其本如二公之得統於儒林而又以應氏多聞多見之功潤色之有德有言且將升聖人之堂寧僅爲海外之倡而已也方徐許二公之講學也從者如雲翁洲之東爲岱山亦嘗置書院焉今聖學之光被遍於海隅日出莫不興起吾知諸故跡之皆可復也都曾名原布衣名孚其時昌國儒者尚有朱進士介甕布衣渠皆爲楊袁之學者

亦應得附祀

甬東靜清書院記

有元儒林世系魯齋白雲專主朱學靜修頗祖康節草廬兼主文安其足以輔翼之一許者吾鄉程敬叔兄弟最醇魯齋得之江漢趙氏白雲得之仁山而敬叔兄弟得之靜清史先生先是吾鄉學者楊袁之徒極盛史氏之賢若如忠宣公文靖公獨善先生和旨先生鴻禧君饒州君皆楊袁門下傑然者也靜清爲獨善孫始由巴陵楊氏以溯朱學當時隻輪孤翼莫之應和而黄提刑東發出焉遂稍稍盛朱學之行於吾鄉也自靜清始其功

大矣江漢仁山皆已俎豆澤宮而靜清莫有擷溪毛以問之者後死之於斯文能無媿色乃即甬東書院故址特建靜清栗主而以敬叔兄弟附焉其再傳之徒如蔣敬之樂仲本鄭以道翟亦附焉吾讀清容所作靜清墓志於其易代大節言之已悉而學統所在不甚了了清容文士其於儒苑發覆宜其在所忽也然清容言靜清嘗與深寧說經每好奇以是多與深寧不合則又可知靜清雖宗主朱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曡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爲苟同者正如東發亦宗朱學而其於先後天圖說攻之甚力蓋必如是而始爲碩儒不善學者

但據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而未嘗顧其心之安否是爲有信而無疑學問之道未之有也清容以爲好奇是亢不知靜清者也甬東獨善坊之有書院始於鄭相國安晚以祀其師廷齋樓公且行鄉飲酒禮焉其後爲栖心寺僧幷其址敬叔之父靖齋乃移之史氏所居之旁而上祀先聖焉詳見郭嘉所爲記鄭氏之衰鞠爲蔬圃至是始訪而復之予謂廷齋亦東萊之門人也然安晚之所以祀之者特以文耳先聖之像明時已移入學宮故主是院者莫如靜清而於後堂仍祀廷齋以無忘安晚尊師之舊也

澤山書院記

東發先生本貫定海其後徙於慈溪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還寓桓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然先生歿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蓋先生慈溪舊宅在鳴鶴鄉之古窰其去澤山甚近故也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其去行館十里不久而燬黃氏後人禋之復建焉今廢矣日鈔舊槧藏於院中亦不復存予謂當復行館之址而以澤山書院名之以從先生之舊

定海諸公皆以爲然請予記之先生講堂在山南望江阻海環植松菊最稱一方之勝王翔龍詩所云高風河影動斜月竹身寒潮海秋聲潤山林客夢安是也然其爲定海重不在此朱徽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峰北溪諸子流入訓詁一派迨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於婺先生起於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瓣香爲之重振婺學出於長樂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生則獨得之遺籍默識而冥搜其功尤巨試讀其日鈔諸經說間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爲功臣也西山爲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

其晚節之玷其嚴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溪諸公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歎於海隅傳之者少遂稍闇淡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抑不獨從祀之典有闕宋史儒林所作傳本之剡源墓表其於先生之學無所發明清容則但稱先生之淸節嗚呼聖人所以歎知德之鮮也先生之祀於慈在杜洲六先生書院中其祀於鄞則予所建同谷三先生書院中澤山之祀乃其專席故詳其學之有功於聖門者先生之子皆醇儒皆附表之嗚呼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吾願過斯堂者其勿自

棄也

橫溪南山書院記

東錢湖之所自出爲橫溪金峩大梅諸山膦之四明南七十峰之門戶也明初黃孟清僉事愛其地因築南山書院以開講焉學者稱僉事爲南山先生葢以此也其後蛟川爲沈端憲公置書院於祟邱亦曰南山故鄞人以橫溪別之先生之講學敦朴而厚重恪守前人之緒言其時諸儒風氣大率如此河北則敬軒三原江右則康齋制行持論皆相似先生所尤推服者爲敬軒而世亦多以敬軒與先生竝舉吾鄉之學朱陸二派竝行而

明初如桂王傳淸溪烏高士春風向獻縣遵博皆出實峰趙氏之傳宗主慈湖先生始爲朱學葢果齋東發而後世嫡也然先生係吾鄉朱學大宗而其經書補注多有不合至於大學古本以及格物之義則實開新建之先以是知人心之各有所見而所以爲朱學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吾嘗笑近世之自署爲朱學者迂疏陳腐但欲奉章句傳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於其外以是爲弗畔錮其神明塞其知覺而朱學反自此而晦葢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功一切廢之朱學豈其然乎曷亦觀或問語錄文集之諄諄葢有甫越信宿而別多

折衷者故吾鄉朱學三家宋則杲齋東發明則先生宗朱而不盡合於朱倘自今世之迂疏陳腐者觀之殆將反以爲信道之不篤也已先生生平涉歷之詳具於其傳予又嘗爲之序其遺集不復備錄但約其講學之大畧記之先生之後人今甚微書院亦叢廢不治予將爲重新之而刻其著述之幸存者庶吾鄉之學者猶知有儒林之典型也

城北鏡川書院記

楊文懿公鏡川里第在城南蓋鏡川者仲夏諸流之所會也書院何以在城北則公子麟洲侍郎嗣其父累疏

乞休故建此以待公之歸公卒於京不及開講其中而吾鄉學人向嘗受業於公者仍聚業於此故其齋舍弗替及明季而圮又百年而予表之明初甬上學派首推黃僉事孟清而楊氏自文懿公大父栖芸先生即與僉事講學至公而始大其學頗類吳草廬兼收朱張呂陸之長不墨守一家要其胸中精思深造以求自得不隨聲依響以爲苟同至其所著諸經私鈔吐棄先儒箋疏則於草廬更過之蓋公但質諸心之所安固非好奇以眩俗也然當洪宣以後科舉之錮人已深聞公之說少可多怪故王文恪公之誄公曰聖亡經在異說紛分阨

秦造漢離多門兮商詩瞿易授受親兮黨同矜異傳說
眞兮遺言奧旨不尚存兮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經劃
傳挺見特兮逖乎伊洛義轉精兮紫陽承之集厥成兮
設科置學爲世程兮父傳子受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
莫敢干兮於文懿公生巳後兮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
經浩浩如天淵兮家鑽人淬庶或全兮瑰詞微義日星
陳兮蹈常玩故駭厥新兮章甫資越衆排斥而不信兮
不信何傷益自珍兮嗟我何知乃得師兮謂公自信當
弗疑兮太羹玄酒所貴希兮黨不或過志亦奇兮後千
萬年來者誰兮文恪爲公門下其詞如此蓋亦非能深

知公者若泰泉則力詆之矣嗚呼何其固也予後公生三百餘年即公之家求公之書殘斷十九僅得其毛詩尚書大學中庸十數卷嘅然如得羽陽未央之片瓦因歎公之緒言世無知者南雷黃聘君作學案稱極博覽不爲公立傳明史儒林多取學案故於公亦闕良可惜也公之雄文滿館閣直節在講筵淸德垂里社子弟稟承家學俱爲名臣不待予之多言獨記其理學之大者

槎湖書院記

有明正嘉之交陽明甘泉之學盛行二家雖微有不同然其要歸則相近學者不走姚江即向增城其中岸然

不阿者泰和羅文莊公高陵呂文簡公浚渠崔文敏公甬川張文定公四人文定爲鄞產尤姚江聲氣之所急嘗苦口折難而卒不肯少變其說故當時鄞人自黃侍郎致齋萬都督鹿園外鮮著錄於姚江者則文定實持之吾觀陽明之學足以振章句訓詁之支離不可謂非救弊之良藥也然而漸遠漸失遂有墮於狂禪而不返無乃徒恃其虛空知覺而寡躬行之定力耶夫陽明之所重者行也而其流弊乃相反彼其所謂誠意者安在耶蓋其所頓悟者原非眞知則一折而蕩然矣是陽明之救弊即其門人所以啓弊者也文定以爲學必先知

而後行至行愈熟則知愈精原未嘗相離而特不可謂行先於知此其說最平蓋陽明才高容或其言失之偏者而以言所養則文定之沈沈者不可尚也嗚呼吾鄉自宋元以來號爲鄒魯予修舉諸先師故址始於大隱石臺訖於槎湖說者以爲臯比已冷帶草已枯雖有好事徒然而已豈知當諸先師之灌灌也吾鄉立德立功立言之士出其中者蓋十之九山川之鍾秀隨乎儒苑不可謂函丈之中無權也槎湖殁後吾鄉之講堂漸替而人物亦駸衰隆萬諸公大半爲鄉袞所鋤黨論所排富貴之溺人如此然則世之以講學爲迂而無預於實

用者弗之思耳檇湖者文定之故居也在鄞之西其去
楊文懿公鏡川蓋不十里

甬上證人書院記

證人書院一席蕺山先生越中所開講也吾鄉何以亦
有之蓋梨洲先生以蕺山之徒申其師說其在吾鄉從
游者日就講因亦以證人名之書院在城西之管村萬
氏之別業也先生當日講學頗多疑議之者雖平湖陸
清獻公尚不免不知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爲極
敝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爲學究
皆無根之徒耳先生始謂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爲

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臚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錮疾爲之一變其論王劉兩家謂皆因時風衆勢以立教陽明當建安格物之學大壞無以救章句訓詁之支離故以良知之說倡率一時乃曾未百年陽明之學亦復大壞無以絕葱嶺異端之夾雜故蕺山證人之教出焉陽明聖門之狂蕺山聖門之狷其許至允百世不可易也然先生之學極博其於象緯圖數無所不工以至二氏之藏亦披抉殆盡淺學之徒遂有妄詆以駁雜者不知先生格物務極其至要其歸宿一衷以聖人之旨醇如也夫學必於廣大之中求精微倘以

固陋之胸自夸擊盡疵纇何足道哉平生流離顚沛爲
孤子爲遺臣始終一節一飯不忘君父晚年名德歸然
翹車所不能致遂爲前代之完人其爲躬行又何歉焉
先生講學於語溪於海昌於會稽然嘗謂光明俊偉之
士莫多於吾鄉故著錄之中有獨契而吾鄉自隆萬以
後人物稍衰自先生之陶冶遂大振至今吾鄉後輩其
知從事於有本之學益自先生導之萬君承勳先生之
孫壻也請予爲書院作記謹述其大畧以歸之

結埼亭集外編卷十六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二

天一閣藏書記

南雷黃先生記天一閣書目自數生平所見四庫落落如寘諸掌予更何以益之但是閣肇始於明嘉靖閒而閣中之書不自嘉靖始固城西豐氏萬卷樓舊物也豐氏為清敏公之裔吾鄉南宋四姓之一而名德以豐為最清敏之子安常安常子治監倉揚州死於金難高宗錫以恩卹治子誼官吏部以文名誼子有俊以講學與

象山慈湖最相善亦官吏部有俊子雲昭官廣西經畧
雲昭子稌稌子昌傳並以學行爲時師表而雲昭羣從
曰芑曰蒞皆有名蓋萬卷樓之儲實自元祐以來啓之
自吏部以後遷居紹興其後至庚六遷居奉化庚子茂
四遷居定海茂孫寅初明建文中官教諭寅初子慶睢
念先疇欲歸葬父於鄞而歲久其祖塋無知者旁皇甬
上或告之曰城西大卿橋以南紫清觀吉地也慶乃卜
之遇豐之革私自喜曰符吾姓矣是日適讀元延祐四
明志云紫清觀者宋豐尚書故園也慶大喜卽呈於官
請贖之幷爲訪觀中舊籍得其附觀圃地三十餘畝爲

隣近所據者盡清出之遂葬其親而以其餘治宅慶喜三百年故居之無恙也作十咏以志之而於是元祐以來之圖書由甬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復歸甬上慶官河南布政慶子耘官教授耘子熙官學士郎以諫大禮拜杖遣戍者也豐氏自清敏後代有聞人故其聚書之多亦莫與比迨熙子道生晚得心疾潦倒於書淫墨癖之中喪失其家殆盡而樓上之書凡宋槧與寫本爲門生輩竊去者幾十之六其後又遭大火所存無幾范侍郎欽素好購書先時嘗從道生鈔書且求其作藏書記至是以其幸存之餘歸於是閣又稍從弇州互鈔

以增益之雖未能復豐氏之舊然亦雄視浙東焉初道生自以家有儲書故謬作河圖石本魯詩石本大學石本則以爲清敏得之祕府謬作朝鮮尚書日本尚書則以爲慶得之譯館貽笑儒林欺罔後學皆此數萬卷書爲之厲也然則讀書而不善反不如專已守陋之徒尚可帖然相安於無事吾每登是閣披覽之餘不禁重有感也吾聞侍郎二子方析產時以爲書不可分乃別出萬金欲書者受書否則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盡而書尚存其優劣何如也自易代以來亦稍有闕佚然猶存其十之八四方好事時來借鈔閩人林佶

嘗見其目而嫌其不博不知是固豐氏之餘耳且以吾所聞林佶之博亦偉矣臨川李侍郎穆堂云吉人盞曾見其同里連江陳氏書目故爲此大言

二老閣藏書記

太沖先生最喜收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徧所得最多者前則淡生堂祁氏後則傳是樓徐氏然未及編次爲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去大半吾友鄭丈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破損者復完尚可得三萬卷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間罕遇者已失去可惜也鄭氏自平子先生以來家藏亦及其

半南溪乃於所居之旁築二老閣以貯之二老閣者尊府君高州之命也高州以平子先生爲父以太沖先生爲師因念當年二老交契之厚也遺言欲爲閣以並祀之南溪自遊五嶽還閣始成因貯書於其下予過之再拜歎曰太沖先生之書非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以來學術大壞談性命者迂疏無當窮數學者詭誕不精言淹雅者貽譏雜醜攻文詞者不諳古今自先生合理義象數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學氣節文章而一之使學者曉然於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貫故先生之藏書先生之學術所寄也試歷覩先生之學案經說史錄

文海睢陽湯文正公以爲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艮自不誣末學不知漫思疵瑕所謂蚍蜉撼大樹者也古人記藏書者不過以嗇書不讀爲戒而先生之語學者謂當以書明心不可玩物喪志是則藏書之至教也先生講學偏于大江之南而瓣香所注莫如吾鄉嘗歷數高弟以爲陳夔獻萬充宗陳同亮之經術王文三萬公擇之名理張旦復董吳仲之躬行萬季野之史學與高州之文章惓惓不置南溪登斯閣也先生之薪火臨焉乎子先生以來之手澤在焉是雖殘編斷簡其尚在所珍惜也況未見之書累累乎昔者浦江鄭氏世奉潛

溪之祀君子以爲美談今後鄭猶先鄭也而更能收拾其遺書師傳家學倍有光矣書目既成爰爲之記

叢書樓記

揚州自古以來所稱聲色歌吹之區其人不肯親書卷而近日尤甚吾友馬氏嶰谷半查兄弟橫厲其間其居之南有小玲瓏山館園亭明瑟而巋然高出者叢書樓也迸疊十萬餘卷予南北往還道出此間苟有宿留未嘗不借其書而嶰谷相見寒暄之外必問近來得未見之書幾何其有聞而未得者幾何隨予所答輒記其目或借鈔或轉購窮年兀兀不以爲疲其得異書則必出

以示予席上滿斟碧山朱氏銀槎侑以佳果得予論定一語卽浮白相向方予官於京師從館中得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貽書告之半查卽來問寫人當得多少其值若干從臾予甚銳予甫爲鈔宋人周禮諸種而遽罷官歸途過之則屬予鈔天一閣所藏遺籍葢其嗜書之篤如此百年以來海內聚書之有名者崑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馬氏昆弟所有幾幾過之葢諸老網羅之日其去兵火未久山巖石室容有伏而未見者至今日而文明日啓緗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其好或好之者無其力耳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值

其時斯其所以日廓也聚書之難莫如讎校嶰谷於樓上兩頭各置一案以丹鉛爲商榷中宵風雨互相引申真如邢子才思誤書爲適者珠簾十里簫鼓不至夜分不息而雙鐙炯炯時聞雒誦樓下過者多竊笑之以故其書精核更無譌本而架閣之沈沈者遂盡收之腹中矣半查語予欲重編其書目而稍附以所見盍仿昭德直齋二家之例予謂鄱陽馬氏之攷經籍專資二家而附益之黃氏千頃樓書目亦屬明史藝文志底本則是目也得與石渠天祿相津逮不僅大江南北之文獻已也馬氏昆弟其勉之矣

小山堂藏書記

近日浙中聚書之富必以仁和趙徵君谷林爲最予嘗稱之以爲尊先人希弁當宋之季接踵昭德流風其未替耶而吳君繡谷以爲希弁遠矣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襄敏尚書之女孫而祁氏甥也當其爲女子時嘗追隨中表姑湘君輩讀曠園書既歸於趙時時舉梅里書籤之盛以勗諸子故谷林兄弟藏書確有淵源而世莫知也予乃笑曰然則宅相之澤亦可歷數世耶何藝學儒林之必遡其譜系耶繡谷曰然嗚呼曠園之書其精華歸於南雷其奇零歸於石門南雷一火一水其存者

歸於鸛浦鄭氏而石門則摧毀殆盡矣予過梅里未嘗不歎風流之歇絕也谷林以三十年之力爬梳書庫突起而與齊不可謂之非健者已谷林之聚書其豐別既精而有弟辰垣好事一如其兄有子誠夫好事甚於其父每聞一異書輒神飛色動不致之不止其所當書聯茵接屋凡書賈自苕上至閩小山堂來取書相戒無得留書過夕恐如齊文襄之待祖珽也每有所得則致之太孺人更番迭進以為嬉笑嗚呼白華之養充以書帶之腴是天倫之樂所稀也予之初入京師也家藏宋槧四明開慶寶慶二志蓋世間所絕無而為人所竊歸於

有力者之手杭君堇浦聞之爲告谷林亟以兼金四十錠贖歸仍鈔副墨以貽予及予歸谷林但取近年所得地志示予其自明成化以前者巳及千種而予家宋槧裒然首列予不禁爲之憮然谷林以予之登是堂也屬堂中之書大半皆予所及見也請爲之記乃爲之題於堂之北墉

雙韭山房藏書記

予家自先侍郎公藏書大半鈔之城西豐氏其直永陵講筵賜書亦多所稱阿育王山房藏本者也侍郎身後書卷法物玩器多歸於宗人公之手以其爲長子也先

和州公僅得其十之一而宗人子孫最無聊再傳後盡以遺書爲故紙權其斤兩而賣之雖先集亦與焉遂蕩然無一存者先宮詹公平淡齋亦多書其諸孫各分而有之遂難復集和州春雲軒之書一傳爲先應山公再傳爲先曾王父兄弟日積月累幾復阿育王山房之舊而國難作盡室避之山中藏書多難挈以行留貯里第則爲營將所踞方突入時見有巨庫以爲貨也發視則皆古書大怒付之一炬於是予家遂無書難定先贈公授徒山中稍稍以束脩之入購書其力未能購者或手鈔之先君偕仲父之少也先贈公即以鈔書作字課已

而予能舉楮墨先君亦課以鈔書嘗謂予曰凡鈔書者必不能以書名吾家自侍郎公以來無不能書而今以鈔書荒速廢業矣予至今檢點手澤未嘗不歎遺言之在耳也但吾鄉諸世家遭喪亂後書籤無不散亡祇范氏天一閣幸得無恙而吾家以三世硏田之力得復擁五萬卷之儲謂其亦幸矣雙韭山房者亦先侍郎之別業在大雷諸峰中今已摧毀而先贈公取以顏其齋者也自予出遊頗復鈔之諸藏書家漸有增益而於館中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欲於其中鈔所未見之書吾友馬嶰谷趙谷林皆許以貲爲助所鈔僅數種而予左降

出館矣昔鄭漁仲修通志欲於館中借書卒不果良會之難洵可惜也卽以十年來所接其爲夢寐所需而終以高價之莫副付之雲烟之過眼者不知其幾何也爰輯目前所有之部居而爲之記

天一閣碑目記

天一閣書目所載者祇雕本寫本耳予之登是閣者最數其架之塵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獨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嘗發視詢之乃碑也是閣之書明時無人過而問者康熙初黃先生大沖始破例登之於是崑山徐尚書健菴聞而來鈔其後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又其後則

馮處士南畊而海寧陳詹事廣陵纂賦彙亦嘗求之閣中然皆不及碑至予乃清而出之其拓本皆散亂未及裝爲軸如棼絲之難理予訂之爲目一通附於其書目之後金石之學別爲一家古人之嗜之者謂其殘編斷簡亦有足以補史氏之闕故宋之歐劉曾趙洪王著書裒然而成都碑目一府之金石耳尚登於宋志近則顧先生亭林朱先生竹垞尤其最也年運而往山顛水澨之碑半與高岸深谷消沈剝落幸而完者或爲市利之徒礲其石而市之於人則好事者之收弆良不可以不亟也范侍郎之喜金石蓋亦豐氏之餘風但豐氏萬卷

樓石刻有爲世間所絕無者如唐祕書賀公章草孝經千文是也而今不可復見惜矣侍郎所得雖少遜然手自題籤精細詳審并記其所得之歲月其風韻如此且豐氏一習古篆隸之文卽欣然技癢僞作邯鄲淳蔡文字以欺世侍郎則有清鑒而無妄作是其勝豐氏者也閣之初建也鑿一池於其下環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書而有記於其陰大喜以爲適與是閣鑿池之意相合因卽移以名閣惜乎鼠傷蟲蝕幾十之五吾聞亭林先生之出遊也窮村絕谷皆求碑碣而觀之侍郎亦

然今不煩搜索坐擁古歡而乃聽其日湮月腐於封閉之中良可惜也予方放廢湖山無以消日力挾筆硏來閣中檢閱款識偶有所記亦足慰孤另焉而友人錢唐丁敬身精於金石之學者也聞而喜亟令予卒業乃先爲記以貽之

鈔永樂大典記

明成祖勅胡廣解縉王洪等纂修永樂大典以姚廣孝監其事始於元年之秋成於六年之冬計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冠以御製文序定爲萬二千冊廣孝奉詔再爲之序其時公車徵召之士自纂

修以至繕寫幾三千人緇流羽士亦多預者書成選能詩古文詞及說書者二百人充試吏部拔其尤者三十人授官其餘亦有注籍選人者方是書初上詔名文獻大成後改焉孝宗最好讀書召對廷臣之暇卽置是書案上嘉靖四十一年禁中失火世宗亟命救出此書幸未被焚遂詔閣臣徐階照式槪鈔一部當時書手一百八十每人日鈔三紙（一紙三十行一行二十八字）至隆慶改元始畢崇禎時劉若愚著勺中志已言是書不知今貯何所是其書在有明二百餘年以來賴世廟得如卿雲之一見而總未嘗入著述家之目暨我

世祖章皇帝萬幾之餘嘗以是書充覽乃知其正本尚在　乾清宮中顧莫能得見者及
聖祖仁皇帝實錄成詞臣屏當
皇史宬書架則副本在焉因移貯翰林院然終無過而問之者前侍郎臨川李公在書局始借觀之於是予亦得寓目焉其例乃用洪武四聲韻分部以一字為綱卽取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無不類而列之所謂因韻以統字因字以繫事者也而皆直取全文未嘗擅減片詞夫偶舉一事卽欲貫穿前古後今書籍斯原屬事勢所必不能而大典輯音幷包不遺餘力雖其閒不無汗

漫陵雜之失然神皰亦大矣盍嘗聞諸儒商榷凡例初
多參辰王偁笑曰欲搆層樓華屋乃計功於箍桶都料
耶則凡例盍取偁手也若一切所引書皆出文淵閣儲
藏本自萬歷重修書目已僅有十之一繼之以流寇之
火益不可問閒康熙閒崑山徐尚書健菴以修一統志
言於
朝請權發閣中書資攷校寥寥無幾則是書之存乃斯
文未喪一碩果也因與公定爲課取所流傳於世者槩
置之即近世所無而不關大義者亦不錄但鈔其所欲
見而不可得者而别其例之大者爲五其一爲經諸解

經之集大成者莫如房審權之易衛湜王與之之二禮此外莫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爲和齊而斟酌則諸經皆可成也其一爲史自唐以後六史篇目雖多文獻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記皆足以資攷索其一爲志乘宋元圖經舊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葉以後所編則皆未見古人之書而妄爲之今求之大典釐然具在其一爲氏族世家系表而後莫若夾漈通畧然亦得其大槩而已未若此書之該備也其一爲藝文東萊文鑑不及南渡遺集之散亡者大典得十九焉其餘偏端細目信手薈萃或可以補人閒之鈌本或可以正

後世之僞書則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謂非宇宙
閒之鴻寶也會逢
今上纂修三禮予始語總裁桐城方公鈔其三禮之不
傳者惜乎其闕失幾二千冊予嘗欲奏之
今上發宮中正本以補足之而未遂也夫求儲藏於祕
府更番迭易往復維艱而吾輩力不能多畜寫官自從
事於是書每日夜漏三下而寢可盡二十卷而以所簽
分令四人鈔之或至浹旬未畢則欲卒業於此非易事
也然以是書之沈屈忽得人讀之不必問其卒業與否
要足爲之吐氣嗟乎溫公通鑑之成能讀之至竟者祇

王益柔一人其餘未及一卷即欠伸思睡況大典百倍於此其庋閣也固宜今吾輩銳欲覽之而力不我副是則不能不心以爲憂者也

春明行篋當書記

昔廣東鄭舍人湛若有嗜古之癖其生平所聚琴劍罏鉢之屬充棟接架皆希世之珍也然貧甚時或絕糧即以所有付之質庫及不時有餘貲又復贖之而歸如此者不一而足湛若皆爲文以記之世所傳前當票序後當票序者是也予攷六經三史之書無有當字湛若所作得無蹈夢得九日題詩之懼然而爾雅釋詁以來公

羊子之齊語得登於經而揚氏方言列之子部文人翰墨所寄即自我成典據亦正無傷予生平性地枯槁洎然寡營其穿穴顛倒而不厭者不過故紙陳函而已年來陸走軟塵水浮斷梗故園積書之巖偶津逮焉而不能暖席特蓬窗驛肆不能一日無此君家書五萬卷中常捆載二萬卷以爲芭屬油衣之伴舟車過關口稅司諸吏來胠篋者如虎一見索然相與置之而去雍正癸丑獻藝於儀曹之買貨不中度南轅已有日矣俄而因他事留滯不果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於是不能不出其書質之適監倉西泠黄君聞予之有是舉也請歸之於

其邸夫託書之難也稍不戒而汙類因之又其甚者或
踰佚焉苟非風雅者流如臧榮緒之甗拜顏之推之什
襲不敢過而問之愛書如黃君予庶可以高枕而無慮
乎雖然牧齋晚年喪其宋槧之漢書三歎於狀頭黃金
盡壯士無顏色之語是書與予所謂山河跋涉之交也
一旦主人無力使其爲寓公流轉於他氏惘惘然離別
可憐之色不異衡父之重去於魯而予之竚立而目送
之者殊難爲懷因援湛若之例書其語以柬黃君固以
備息壤之成言抑念青氈故物歸來未知何日亦聊以
自遣也黃君之邸與予有十里之遙過此以往蕭晨溝

蕺偶有攷索筞蹇驢而爲剝啄之聲者非予也耶雖黍之請自此假矣湛若桑海大節光芒箕尾是以游戲之筆流傳俱爲佳話至予之文其何敢與之爭雄長哉

小山堂祁氏遺書記

二林兄弟聚書其得之江南儲藏諸家者多矣獨於祁氏淡生堂諸本則別貯而弆之不忘母氏之遺也嗚呼吾聞淡生堂書之初出也其啓爭端多矣初南雷黃公講學於石門其時用晦父子俱北面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購淡生堂書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參焉交易既畢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衞湜禮記集說王偁東

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於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學案私淑爲南雷也近者石門之學固已一敗塗地然坊社學究尚有推奉之謂足以接建安之統者弟子之稱猖猖於時文批尾之間潦水則盡矣而潭未清時文之陷溺人心一至於此豈知其濫觴之始特因淡生堂數種而起是可爲一笑者也然用晦所藉以購書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吳君孟舉及購至取其精者以其餘歸之孟舉於是孟舉亦與之絕是用晦一舉而既廢師弟之經又傷朋友之好適成其

爲市道之薄亦何有於講學也今二林與予値承平之盛海內儲藏畢出衞湜王偁之本家各有之二林亦能博求酉陽之祕可以豪矣而獨惓惓母氏先河之愛一往情深珍若拱璧何其厚也夫因庭闈之孝而推而進之以極其無窮之慕其盡倫也斯其爲眞學者也雖然蓋寬饒落平恩侯之居仰屋而歎曰是堂閱人多矣祁氏之書其飄零流轉而幸而得歸於彌甥以無忘其舊也亦已悕矣今幸得所歸吾願二林子弟聰聽彝訓世克守之讀之使祁氏亦永有光焉二林曰善是吾母所欲言也於是乎書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七終